

西施的美人生涯

文/周蓬桦

我承认，即便置身于西元二〇〇六年的光线里摆弄手中的鼠标，然后点一支烟，在古筝和二胡的演奏下来玄想西施这位远古的美人，袅袅青烟会把有关她的事物一一呈现：明眸如潭，皓齿如雪，红唇如樱，莲步款款，仪态婀娜……是的，这些都是表象的，是上苍赋予的造化，但有谁真正理解她内心的伤痛？或者替代她的勇气与大义，恐惧和战栗，忧愁与哀怨？——尽管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，美人与她所处的时代，距今已经拉开了两千五百多年的时空，多么遥远。但我的心仍然会被一支自春秋飞来的箭簇射穿，夹带着滚滚隐痛，于是乎一只手颤抖，忍不住地按住了心脏的部位。

我过着一个低调文人的闲适生活，每天的工作不过是完成定量的书写，自己给自己加码，在键盘单调的敲打声中消磨日月，较之一些得意洋洋的狐朋狗友，我的状态显得暮气沉沉，关节和腱鞘时有炎症。写作已经让内心沉静而又无为，像一扇门在白天开了，又在夜晚关了。与西美人这个弱女子相比，我只有羞惭。作为男人，生命形同虚度，但又不想在打牌搓麻中把时间要掉，或者加入一场尔虞我诈的商战。日子不多了，要掐着指头计算了，一天，好比一元钱，我要把这一元钱花好，花光一万元的时候也就修成了正果，永远不再想人世间的烦恼恼恩恩怨。

室内安静温暖，兰花盛开，冷香暗流，烟草淡淡。窗外却依然喧嚣，大雪在节后的春天降临，把正月的红灯笼打出沙沙的声音，游走如魅影。街市上依然流淌着浓郁的氤氲，车不水马也不龙，游人三两出没。腥气扑鼻的店铺，在节后刚刚开张，大雪中招展的酒幌，不过是蹩脚的仿古之作，缺乏实质性的灵魂风韵。这样的热闹也总是表象的，就像这个时代的美人一样，可以利用手术刀的威力闪亮登场，勇拿模特比赛的冠军——人们越发活得不

安于自己的脸了，不惜耗费巨资，像首饰匠打造戒指一样打造出一个美人。在变性术大行其道的今天，不只是效颦的东施，甚至连男人也可以学着做一回美人，与西子积极地靠拢着，企图争几分天下。

唉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人家西美人是绝对原装的国色佳丽，天生丽质，粉黛轻施，一袭玉骨，裙裾漫飞，酥胸微颤。她拥有着天下美人的共同特质：天香如灵，聪慧机敏，能歌善舞，皓齿闪闪，眉目溢情。至于另外著名的三位美人，都是后来的事情了。中国的四大美人中，除杨美人出身官宦外，其余三位有一个神秘的共同点：都降生在社会低微的贫寒之家，都是忍辱负重的典型，都在完成重大使命后郁郁而终，不得善果。红颜命薄，这难道就是天下美人难逃的劫数么？

至于西子，上天让她到世间来，只是想让她在村头的水边浣纱，把家庭经营得人丁兴旺。她本人也无甚野心，一心孝敬父母，和苎萝村的众多姑娘们一样，织布种花，卤肉酿酒，相夫教子，完成一个女人平庸满足的一生。在村人眼里，美是不当饭吃的。老公也不会以老婆的漂亮为骄傲与自豪，他一心一意地播种收获，把西施当繁殖工具罢了。直到儿女成群，树木成林，水田一亩，房屋三间，老了，不过是在村头增添一座土坟，中国则会少一则供人意淫或宣泄伤感的传说。

我时常冒出这样不怀好意的猜测：像她这样的美人，在偌大的越国，能只有这么一位么？也许和她同样美色的佳丽埋没村野，做了一世的农妇，幸耶不幸？却也难讲。然而，历史从来鄙视假设，它只尊重实际的发生，不管怎样，天下的巧事，偏偏让西子遇上。幸耶不幸？问西美人去吧。

某年春，江水返绿，桃花争艳，阳光恍惚，美人西子正值情窦初开，发育完好的乳房美得让全村人目瞪口呆。她正在与伙伴戏水浣纱，阳光把她

的脸照耀得像山花一样烂漫。此时，从南边的道上，走来了风度翩翩却正失意落魄的劳改犯范蠡，其实不过是个善于利用女人的白脸。他打着来给美人送一包治疗心绞痛草药的幌子，闯入了美人饥渴懵懂纯洁如雪的世界，迅速俘获了美人的芳心，并且不负责任地掠走了美人的初夜权。月光灼灼，茅屋幽静，风吹树响，西子含泪又滴血，仰天盟誓。而正是这个让她爱得入骨的男人，她生命里的第一个男人，将她的命运彻底改变了，也将中国的历史改变了。

此后发生的事情，我真是不忍诉诸笔端——如果一个男人懂得怎样去爱自己的女人，又怎么能够下狠心将其拱手让给暴君蹂躏？即便有天大的理由，把事物提到珠穆朗玛峰的高度，亦非君子之道也。俗话说得好：女人原本就是让人疼的。而范某身为一名知书明理和野心勃勃的人仕之人，在面对西施的重大选择问题上，实在有失男人的厚道，它开了中国美人计的先河，使恶俗的流毒传播至今不绝。即便当时的时代，女人地位低微草根，但正因为此，才将贞操视若比生命更加辉煌的盛典。而正是这个满口仁义道德的男人，却将西施陷于“一女侍奉二夫”的尴尬境地，一条通向死亡的险恶道路，它意味着一个女人在世间的幸福没了。如果说西子年幼无知，任由狡猾如狼的范蠡扯了个为国献身的大旗盖在头顶，尚且不明就理，那么身为朝廷官僚的范某，还看不透政治里隐藏的那点猫腻儿么？如果像后人说的你有巨大的智慧，又怎能看不透贪婪无耻过河拆桥的越王？自己折腾的狗事，让一个弱女人来担当。

夫差好色如一个素无远大志向的凡夫俗子，是个及时行乐者的先驱。其向来不分场合，见靓女即行云雨之欢，示意宫里的小太监，解下他的麻布腰带，动作麻利地露出一身黑亮的体毛和茁壮的器官。自西美人入宫后，夫差更是纵情酒色，夜不虚度，吊儿郎当，树欲静而风不止。在夫差眼里，刀光剑影，饮毛茹血，战马奋蹄，城墙摇动，说穿了，最终不过是为了搂定心爱的美人睡觉，倒凤颠鸾罢了，现在他既然拥有了天下第一美女，断然不会将其束之高阁。充分调动辣手摧花的所有本领，睡到日落西天，战一轮，再睡到半夜五更，街巷梆声，助其再战。由于西子是个颇有教养训练有素的女子，依照大王夫差一贯的行为做派，怎解西子的万种风情与其中奥妙？起初，尽管西子抱定救国救夫大义，但面对粗鲁，忍气吞声，趁梳妆暗自垂泪，胸口的毛病常犯，心下数次将范蠡痛骂。哭够了，骂完了，再奔赴一张床榻的屠场。夜幕沉沉，

颠覆者的阴谋在平稳运行，西子睡过的竹床上，不但响着专制满足后的鼾声，还闪烁着一个女人的血腥呻吟和遗留在历史角落的悲情鳞片。

但复杂的人性，是不可思议的。时间长了，女人的弱点就会显露出来，那就是即便和畜生做爱，也会做出感情。况，一做就是十年光景啊。这十年里，夫差充分享受着西美人的爱抚与无限温存，春风浩荡，燕子呢喃，两个人在肉体上渐达融合境界。原本粗野好色的夫差，心性也渐渐有所收敛起来，渐渐地懂得了怜香惜玉。平日里，他称西子为妻，而西子回叫他为夫。他为她付出的可太多了，专门设立豪华的舞场，筑起姑苏台，为她建巍峨的馆娃宫殿，还时常陪她到裁缝店量做丝绸的衣裙和狐裘华服。西施穿在身上，愈显白天鹅一般的高贵和楚楚动人，她经常拉着夫差的手在宫中漫步，给池中的锦鲤喂食，要么一道去雪后的山涧饮酒赏梅。远山如黛，白云悠悠，一股腊梅的清香在山中弥漫，让西施和夫差都感到了世间的美好和爱情的甜蜜。随着西子的渐渐成熟，她终于明白自己在这场男人的游戏中充当了什么角色。她有些懊悔，但为时已晚。更为要命的事情是：她已经习惯了眼下的生活，也习惯了她与夫差这个虚拟仇敌每天的拥吻。因为，这个人成了她事实的丈夫。他身上的气味，他的饮食习惯，甚至在西施多年的调教下，他已经克服掉了许多坏毛病，倒在西施的怀里时，变得像个大孩子一样乖顺。

陶醉于美人营造的温柔之乡，头脑简单的夫差早已荒疏了岌岌可危的朝政，对西子的爱恋却像流淌的长江奔流不息，还为此得罪了相国伍子胥等国家政要官员。这是夫差的重大失误。另一方面，也暴露了夫差是个直来直去的性情中人，连说话都是粗嗓门，性子急得一点就着。一味追求个人享受，也不看看眼下是个什么火候。严格地说，他实在不配做一个战乱时期的君王，离一个富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相距更是千里万里之遥。那么，最终败在诡计多端、隐忍残暴、一心实现复仇愿望的勾践手下当是个必然注定的结局。

事已至此，如果有人再说西施从来没有爱过夫差我是不相信的，从整个事情的经过分析也不成立。什么狗屁江山，那是你们男人间的游戏，而女人，只想找到一个踏实可靠的归宿。一个男人为一个女人付出了这么多，如果这个女人再不心生恻隐，真个是蛇蝎心肠了，而西施绝对不是个心狠手辣之人，相反，她的内心之高洁不在她的美貌之下。关于这一点，从范蠡带人攻城，西施出城接应的事情上，足可以看出其良善的品性和崇高威



(七章)

原罪

文/江 子

在人群之中，她们在交谈。她们紧抿着嘴唇，了无声息。她们用手语交谈。可能是要表达的东西太多，她们快速地变幻着手指，甚至挥动着手臂。在路过的人的眼睛里，她们像是两个张牙舞爪的怪人。可她们的脸上绽放着会心的笑意。她们正当妙龄，像两束隐藏着伤口的鲜花，在她们

望——当时，范某的士兵围堵于吴国的城下，朝城墙大声喊话，企图用攻心的政策瓦解夫差的官兵，对自觉放下刀剑的吴国官兵许以重赏。一开始，夫差的将士并未吃他那一套，拼命抵抗而使其久攻不下。急于成功的勾践急得抓耳挠腮，把范某叫来一通训斥，逼其立下军令状。于是乎，摧毁性的暴力开始实施：火攻，投掷石头，万箭齐发，射落城头吴王的旗帜，一时惨叫震天，鲜血用喷溅的方式染红了高高的城墙，血顺着垛口流淌下来。此时的范蠡，也终于暴露出了他的实用主义嘴脸，完全置西施也在城中的事实于不顾，他要使吴国的城池化为一片火海的汪洋。危机关头，西施经过一番审时度势，勇敢地出现在硝烟滚滚的城门之上，制止了流血事态的进一步扩大。她让范蠡答应一个条件，就是进城后不要滥杀无辜。于是城门大开，范某带人冲了进来。

在西施十余年的美人生涯中，我一直对越王勾践这个躲在幕后的关键人物心生厌恶之情，他伙同范蠡之流不择手段的胜利为我所不齿，他卧薪尝胆甘当奴隶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作为，究竟为了什么？一心实现自己的帝王梦想也就罢了，但他利用女人的美色和男人的弱点，居然使出一个让人意想

不到的狠招，实在是阴损到了极致。事实是，当以他为首的一伙鸟人夺取了江山，天下更不太平，百姓的日子更加水深火热，同样，更多的美人仍然难免遭殃的命运，沦为新一轮胜利者发泄兽欲的工具。在人品上，勾践的品性甚至远不及被打败的夫差。夫差这个人物几次都将勾践在屠刀之下放过，身上毕竟还有几分人性的余温。他的最终醒悟和面蒙三层白布自杀身死，也为自己的纸醉金迷做了一个还算完善的了断。死时，他最放心不下和难以割舍的，大概就是心爱的女人西施了，此时的西美人，内心充满了浩瀚的悲伤与复杂的绝望。

果然不出所料，天下刚刚夺定，新一轮的内战又轰轰烈烈地上演了。这一次，像无奈的西施被推上了历史的祭坛一样，自作聪明的范蠡也成了可怜牺牲品。他大呼上当，悔之莫及。这才想起自己是多么对不起被他毁掉了一生的美人西施，于是，连夜拉起西施，逃出城池，其实是逃出了比他更阴险毒辣难以预测的政治怪圈。

至于美人西施是否真的像传说中的那样，与之一道隐居泛舟于太湖之滨，此后生儿育女颐养天年，恕我直言：这是违背常识的虚构或杜撰。

■责任编辑/孙俊志

青年作家周蓬桦影像

散文是混沌世界里开出的清晰之花。

——周蓬桦

